



- 在创造之初，是中国骄傲，被成为“共和国长子”
- 超过前苏联汽车，红遍全中国
- 车内宽敞舒服，可以当床睡车里

## 红旗轿车那些显赫的日子

### 警察见了都肃然起敬

红旗L5的外观设计令人回想起上世纪50年代的汽车，但却融合了豪华与高贵。事实上，红旗车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不言而喻，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间，红旗车在路上十分显赫。但改革开放之后，红旗车地位一落千丈，直到今天才又重焕生机。

#### 超过前苏联的吉斯和吉姆

要说红旗轿车，就不得不提当年它的“竞争对手”前苏联的吉斯牌轿车。吉斯车是斯大林格勒汽车厂生产的高级轿车，吉斯这个“斯”，就是“斯大林”俄文的第一个字母。在老北京人眼里，它不亚于当年皇上坐的一百零八抬大轿，是北京城里第一等的轿车，能坐吉斯的，屈指可数。在大家眼里，二等的，是前苏联另一种牌号的轿车，老北京人管它叫

吉姆，其实应该叫做：吉莫。它是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生产的，这个“莫”，是莫洛托夫的第一个俄文字母；那个通用的“吉”，是俄文“汽车”的第一个字母。

就在前苏联高级轿车平趟北京地面的时候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红旗轿车，一下子红遍全中国，灭了吉斯和吉姆，捎带手也灭了“奔斯”。

#### 外形气派，能当床睡在车内

那时红旗轿车有两种型号：两排座的和三排座的，三排座里面还分成防弹的和不防弹的，坊间夸张的说法是，防弹的底盘有七吨重，炸不透，也炸不翻。两排座的是部长坐，三排座的，当时能有资格坐的没有几个人。我12岁时，沾一位老邻居的光，坐过

一次三排座红旗轿车，在西长安街上走，所到之处，警察那叫紧张，因为不知道车里头坐着谁。那红旗轿车，确实棒，豁亮、大气、沉稳，作为国家的轿车门面，绝对拿得出手。他跟我竖着大拇指说，“这车绝对不比日本车次！”那是1964年。

三排座红旗车，司机和后面的座位中间，有个电动按钮，一按，轻轻升起一道防弹玻璃，一直升到车顶，这样一来，前后就隔绝了，说什么话，前排座司机也听不到。中间的第二排座，是虚的，用的时候，把它从司机后面的挡板儿上放下来，翻译就可以坐下，和司机背对背，和最后面的人脸对脸。不用的时候，就两排固定座椅，宽敞舒服。大家开玩笑说，个子矮的，可以当床睡在车里。

摘自《北京晚报》

## 加勒比海的危机

### 由正在修建的足球场而缓解

1970年的夏天，美国侦察飞机在古巴海港城市西恩富戈斯，拍摄了许多照片，监视着古巴的动静。其中有两张照片引起美国人的注意，那照片上的情况表明，正在修建一个足球场。

美国间谍情报官们，对这张照片进行了分析推测，他们分析古巴这个民族，不喜欢足球运动，而是喜欢棒球和拳击，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沿海城市修这个足球场呢？他们又分析一些欢喜足球的民族，英国、法国、巴西、苏联等。情报官们突然意识到，这个足球场是为苏联人修的，很可能苏联海军要秘密地进入古巴，其目标是针对美国的。情报官们又进一步分析苏联和美国在兵器上的实力，最关键的是苏联没有洲际导弹，从苏联不能



直接发射到美国，而美国有洲际导弹，可以直接发射到苏联。专家们推理，这个足球场很可能象征着苏联海军一支核部队进入古巴，是想用近来制远，用此办法跟美国对抗。

美国人从一张普通照片上的足球场，敏感到一支核部队进入古巴，他们面临着核威胁。

这件事闹大了，双方都发出了战

争威胁，苏联的一支强大舰队也出发了，要跟美国对抗。两个超级大国掀起一场战争风云，引起世界人民不安。但苏联人最后还是变软了，只好把商船开回国。

加勒比海危机就这样平息了，苏联的核部队始终没有进入古巴。这就是“足球场”引起的一场世界风波。

摘自《百科全书·兵器奇闻趣事》

## 看天下



### 新西兰女子失明13年 头撞桌角意外重见光明

新西兰一名女子里德 (Lisa Reid) 在11岁时因颅内肿瘤压迫到视觉神经而失明，原以为无法治愈，想不到竟然在24岁时因头部意外撞击到桌角，突然重见光明。

里德11岁失明，但13年后的某个晚上，里德一如往昔地在睡前亲吻她的导盲犬，却不慎撞到桌子，里德不以为意，没想到在隔天早上醒来时，她竟意外发现自己已经恢复部分视力。

里德说：“我没办法形容当时惊奇的感觉，但能再看到世界对我而言是个再好不过的礼物！”

虽然里德的视力还不算完全恢复，但这样的进步给予她很大的勇气，现在的地献身盲人基金会，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失明人士。



### 瑞典发现最古老树木 9500岁仍在生长

瑞典于默奥大学 (Umea University) 科学家在瑞典中部的一座山脉上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树木，其根系已经有9500岁，而且还在继续生长。

科学家称，这棵树之所以能存活如此之久，应感谢其无性繁殖特性，这意味着它可以有效克隆自己。其他大树不可能活得如此长久。

这棵4米高的树干看上去相当年轻，但其根系却已生长了近万年。研究人员称：“在冰河时期，海平面比现在低120米。现在英格兰与挪威之间的许多水域在当时都是森林。这或许是一棵来自那个地方、那个时代的冷杉。”